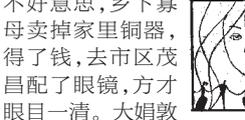


87岁的大娟再让孙女陪着去城北的养老院看小娟。大娟高度近视兼白内障,曾患过眼底黄斑裂孔,医生说不太适合做白内障手术,70多岁时放大镜凑到眼前还可以看晚报,80岁朝上大抵只剩光影。就靠着这模糊的光影,大娟日常生活自理,甚至还给小辈煮饭,硬劲不要请钟点工,长者食堂长护险这些有助老人生活的举措她统统说暂时不要。却坚持要去一个陌生的养老院,要去看望小娟。其实小娟刚入住一个多月时,她就去过了,看到小娟在三人房里半倚床头,茶饭不思,哭肿眼睛,生活自理乱成一团,闻着气味不佳,同居老太侧目以待。原本口齿伶俐的小娟认是认得大娟的,但这个样子的小娟让大娟心情沉重。她要再去一次。

老式闺蜜

大娟比小娟大一岁,俩人是初中同学,名字末尾都有“娟”,一个从乡村,一个从老镇,一起走到了城里中学,相遇,同桌同桌,坐第三排,大娟视力差,小娟给她念板书,大娟记下来,课课如此。老师好心安排大娟坐第一排,大娟觉得挡住了后排同学



下吃碗小馄饨,老年商店转一转,闲话讲了几段,招招手,走了走了,心头松一松。少女时的相遇,隔了几十年,像两棵老树互相搭着叶子,一起负重抗风。大娟还曾经略带羡慕地感叹小娟电话购物买东西常常是一箱一箱的,她嘀咕这么多伊一个人哪里吃得完呢,不好好做饭,零食当饭,老了老了懒惰了。也有点忧心她想着小娟现在走路都困难了,也

大娟代小娟暖心寒暄。岁末年底的小娟必要寄大娟边疆的大瓜子厂里生产的方糖。每年回来探亲,夫妻俩必要到大娟家里坐一坐聊一聊。彼此家里有事能帮的就帮一帮。大娟的孩子看到小娟阿姨来,也很高兴,有饱满的葵花籽吃,还有小娟阿姨圆圆的眼睛和风铃一样的笑声。大娟瘦,小娟胖;小娟善于表达,说起边疆趣事手舞足蹈,一屋子笑声,惹得小孩子眼神发亮;大娟有时羡慕,习惯倾听,适时赞美。就这么年复一年。

各自的孩子长大了,每家都有本难念的经。小娟的女儿结婚成家生孩,却不幸车祸去世。俩儿子也各有各的挫折烦恼。小娟退休回老家,和老伴一起照顾外甥,慢慢愈心底悲伤。她的笑声还是铃铛般。但生活总一样接一样磨她,自己的病,老伴的病,老伴去世,外甥长大离家,孤单暗淡了小娟的笑声。大娟从讲台退休后,年轻时的毛病到老年就成为日常的磨蚀,视力模糊,牙龈萎缩,牙齿脱落,肠胃不佳,老伴心脏病住院、去世,子女生活也烦忧时时,总是没个头,又总是撑着不好意思,乡下寡

彼此打电话、探望、聊天,能走得动,就见见面。小娟坐公交车来大娟家,楼下吃碗小馄饨,老年商店转一转,闲话讲了几段,招招手,走了走了,心头松一松。少女时的相遇,隔了几十年,像两棵老树互相搭着叶子,一起负重抗风。大娟还曾经略带羡慕地感叹小娟电话购物买东西常常是一箱一箱的,她嘀咕这么多伊一个人哪里吃得完呢,不好好做饭,零食当饭,老了老了懒惰了。也有点忧心她想着小娟现在走路都困难了,也

坐不动公交车出来碰头了。回过头来想,大体量购物、囤货,其实是独居的小娟阿尔茨海默病的先兆,发展到后来哭着致电远在边疆的儿子来陪伴。儿子也是自家事一大堆,找了养老院想安排小娟去,小娟不去,以泪洗面,不吃不喝,如何是好?儿子找大娟搬救兵。视力模糊的大娟摸索着去坐公交,摸索着到了小娟家小区,由小娟家亲戚陪着摸索到小娟家。小娟看到大

娟,俩老太床头坐着,泪眼婆娑。大娟好声劝:小娟啊,你这么躺着,哭着,不好好吃饭,不好好因,不是个事体啊,你儿子还要上班,也是一家老小的,依叫伊哪能办?请个人来照顾,也不一定合适。依去养老院,吃得方便,还有看护,比依一个人闷在屋里好啊。小娟终于被大娟劝动,大家收拾了,带小娟住到了养老院。从少吃少睡多哭讨人嫌到后来慢慢地好起来。大娟第二次去,

席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精神,投身改天换地的历史洪流之中。会议第三天,陈毅市长到此作了近四个小时充满激情的形势报告,气势豪迈而幽默诙谐的讲话,给与与会者极大鼓舞。7月29日,由巴金、夏衍、于伶、贺绿汀、冯雪峰、梅兰芳等发起的“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”宣告成立,推选夏衍为主席;冯雪峰、巴金、梅兰

漫步解放剧场

陈茂生

芳、贺绿汀、赖少其为副主席;标志着上海文学艺术的新航船在这里鸣笛启航。首届文代会的531名代表群贤毕至,星光璀璨。有贺绿汀、梅兰芳、傅雷、施蛰存、沈尹默等“顶流”文学艺术大师,更多的是在戏剧、音乐、电影、文学界崭露头角并冉冉上升的“新星”;因在报纸上连载《十八春》而声名鹊起的张爱玲也参加了会议,很多年后剧作家柯灵在《遥寄张爱玲》中回忆张爱玲当日“旗袍外面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”。在那几天中,附近的海宁路、四川北路、昆山花园路一带,常有身穿列宁装、中山装的与会代表步履匆匆地走过。许多市民为一

看了“上海发布”上胡歌的一个城市广告视频《上海,老适宜额》,很赞成那一段旁白:“有人说上海洋气,有人说上海繁华,还有人说上海有腔调,但我觉得,适宜,才是上海最适宜的标签”。但我感觉,这里的“适宜”,或许用“适意”更为合适。从视频内容上看,无论是一杯拉花的咖啡,还是疲惫时一盆可口的杨梅,还是解说中的那种自在感、小时光、松弛感和人情味,都是适意的意境。

关于上海人的适宜还是适意,看来争议由来已久。有一次上海文化界活动时,主持人请作家卫卫讲讲上海女人,旁边正好坐着著名配音演员曹雷,卫卫讲:曹雷老师是上海人,大家闺秀、艺术家,但赞美她用“美丽”“漂亮”显得太肤浅,用“嗲”又形容失当,不如讲“曹雷老师看上去老适宜的”,话音未落,掌声一片。曹雷很认同这种评价,但认为“适意”比“适宜”更加恰当。

适宜,只表达相宜和恰当。



树上几只鸟 (中国画) 杨正新

看到小娟状态明显改善,床上没气味,吃饭也正常,吃了药,思维不那么混乱了。大娟嘴上不说心里想,小娟可是个要好看的女人哪。小娟对大娟说:可惜再不能一道吃饭聚会了。以前的很多年,大娟小娟等一些初中同学每年四月AA聚餐,一年年过去,人数越来越少,近几年“四月约”停了。老的老,走的走,打个电话说几句话已经很好了。

大娟去养老院看望小娟的事都是事后才告诉子女的。子女们怎么会放心一个视力模糊的耄耋老太去陌生的地方呢?就算有孙女陪着,到底也是外出,车上路上的,就怕万一闪失。大娟两次都是悄悄地去,静静地回,再似乎随意地说出来。子女们也晓得大娟不去看小娟万般不放心,晚上安眠药也难安眠。其实大娟去看小娟,目力所及也是一张模糊的脸。小娟认得清大娟的面庞。她们都晓得,看一次少一次了。

她们倾听和倾诉互不嫌弃。比如自己饭后闷胀不适的大娟,听着电话里小娟的絮叨仍然耐心宽解,就是不希望让对方失望,就怕对方错过了约定时间等在风中也不会埋怨。她们都愿意放下自己手头的事情专注对方的情绪,甚至渗入对方的日子,以现在的眼光观之似乎少了点边界感,但老式闺蜜的边界就是模糊的,是彼此能帮则帮,没能力帮安慰安慰也好的赤心忠良。长长久久的日子,层累长长久久的情分。合乎情分就是老式闺蜜的边界。

国庆节的故事 责编:沈琦华

适意,指符合自己的心意,使人感到满意和舒适的感觉。无论是古诗中“眇睐以适意,引领遥相睇”还是陆游的“人生适意即为之,醉死愁生君自择”,强调的都是人们对环境、事物或他人的要求和期望得到满足时的感受。杨震在《后汉书》中所说的“适意者,乐夏天炖的绿豆汤,放上半块筒装小冰砖,用汤匙连冰带绿豆汤放入口中,轻叹一声:“适意啊!”

上海人的适意

高解春

在启蒙老师家读书时,小炳姆妈夏天炖的绿豆汤,放上半块筒装小冰砖,用汤匙连冰带绿豆汤放入口中,轻叹一声:“适意啊!”

上海人的下午茶,不单纯指的是喝茶时间和过程的快慢,更是要体现做事的一种细腻,是花在其中的功夫。上海人下午茶也喝咖啡,一定要咖啡豆现磨,用蒸汽咖啡机,倒入精美的咖啡杯中,打奶泡或拉花,把方糖和小茶匙搁在咖啡盘上,让客人根据自己的

口味选择。上海人的下午茶一定要有点心,放在漂亮的双层摆盘中,西式的像红宝石的奶油小方蛋糕和国际饭店的蝴蝶酥、杏仁小饼干,中式的有春卷、小笼包。

上海人冬天家里会炖些赤豆羹、白木耳羹,我记忆中最难忘的下午茶是在启蒙老师家读书时,小炳姆妈夏天炖的绿豆汤,放上半块筒装小冰砖,用汤匙连冰带绿豆汤放入口中,轻叹一声:“适意啊!”

上海人的适意,不仅仅满足自己的合意,更在乎别人的感觉。为了让别人适意,上海人有一个做人原则叫“有分寸”。上海人待人接物上注重细节,懂得在社交场合中尊重他人,注意礼节规范。他们懂得用最恰当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,注意言行举止得体,绝对不会粗鲁地冒犯他人。他们善于倾听和理解别人的需求,能够以礼待人从而达到增进人际关系的效果。上海人的分寸意识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,也不会一朝一夕改变,这种分寸拿捏是上海人让人适意的本事,也是这个城市海纳百川、生生不息的要诀。

开学前的一天,鬼使神差地去做体检,麻醉中,恍惚听到医生的对话:“……癌……等下谈话时注意病人情绪……”等醒来时,就被告知发现了囊肿,需要住院手术。彼时检查报告还未出来,回想起来,上天为了提醒我,真的煞费苦心。整个去体检的过程堪比电视连续剧,可以另起一篇。若是错过这一天,按照我的忙碌程度,至少要再等一个学期,那后果真是无从想象了。

王荣

看到小娟状态明显改善,床上没气味,吃饭也正常,吃了药,思维不那么混乱了。大娟嘴上不说心里想,小娟可是个要好看的女人哪。小娟对大娟说:可惜再不能一道吃饭聚会了。以前的很多年,大娟小娟等一些初中同学每年四月AA聚餐,一年年过去,人数越来越少,近几年“四月约”停了。老的老,走的走,打个电话说几句话已经很好了。

孩子是我与命运之间的人质

王荣

从小区门口走到家,不过两三分钟,我却已经把后事都想好了。“小宝,吃完把碗洗掉”“明天回学校住宿,你自己理所有的东西,我不会再提醒你”……女儿11岁被我送去住宿时,大家都无法理解我的“狠心”,但今时今日,我无比庆幸一年前的决定。其实从上一轮侥幸逃离恶疾,又万幸拥有了女儿,我就一直用严苛的方式养育女儿,自两岁开始训练她的独立,不管她的学习,让她自己上下学……可这一切不近人情的背后都是因为害怕……这一天,竟然还是这么早就来了。

跟女儿“交代后事”的时候,我没有哭,我尽量用最轻松幽默的表达告诉她,如果妈妈以后都不能管你,你遇到困难该怎么办。女儿也很平静,表现得就跟以往我教育她自立自强时一样。但,那天夜里她在梦里惊骇大叫。她极少做噩梦,多是在梦里笑出声来。彻夜未眠的我,赶紧搂住那个瘦小的身躯,喃喃道:“不怕不怕,妈妈在……”眼泪终于流下来。

原来,孩子,是你与命运之间的人质。18年前,第一次被命运宣判的时候,我是无所畏惧的,沮丧了半日,然后想着既然只有五到十年,那就向死而生,尽兴地活。于是把所有的情感放在学生身上,将所有的热情付诸工作。还带着学生粉丝团参加舞蹈比赛,在一百多名学生的簇拥下走上红毯,中间还邀请了部剧本……

清晨,护工推着我从病床去手术室,独自上路的我闭目冥想:人不都是孤单地来到这个世界,又子然离去的吗?可是,我还带来了一个孩子,一想到这儿,原本平静的心骤然狂跳。我带来一个孩子,可她那么小,若是没有了我,她该怎么办?命运,乞求你让我活得久一些吧!18年前的不羁,终于在今日臣服。

因为,孩子,是你和命运之间的人质。手术醒来,命运给了我慈悲的结果。他知道,我从此会加倍敬畏,无比珍惜。

住宿一周的女儿,在自己去参加完比赛后,来到病房陪我。我没有说我的病痛,她也安静地写作业,做些照顾的琐事。临走时,她说:“妈妈,我可以跟你拍张照片吗?”我的眼泪,又流了下来。

看到小娟状态明显改善,床上没气味,吃饭也正常,吃了药,思维不那么混乱了。大娟嘴上不说心里想,小娟可是个要好看的女人哪。小娟对大娟说:可惜再不能一道吃饭聚会了。以前的很多年,大娟小娟等一些初中同学每年四月AA聚餐,一年年过去,人数越来越少,近几年“四月约”停了。老的老,走的走,打个电话说几句话已经很好了。

十目谈

秋天爽朗的气息,此刻正洋溢在京城的每个角落。

国庆节的故事 责编:沈琦华

看到小娟状态明显改善,床上没气味,吃饭也正常,吃了药,思维不那么混乱了。大娟嘴上不说心里想,小娟可是个要好看的女人哪。小娟对大娟说:可惜再不能一道吃饭聚会了。以前的很多年,大娟小娟等一些初中同学每年四月AA聚餐,一年年过去,人数越来越少,近几年“四月约”停了。老的老,走的走,打个电话说几句话已经很好了。

孩子是我与命运之间的人质

王荣

从小区门口走到家,不过两三分钟,我却已经把后事都想好了。“小宝,吃完把碗洗掉”“明天回学校住宿,你自己理所有的东西,我不会再提醒你”……女儿11岁被我送去住宿时,大家都无法理解我的“狠心”,但今时今日,我无比庆幸一年前的决定。其实从上一轮侥幸逃离恶疾,又万幸拥有了女儿,我就一直用严苛的方式养育女儿,自两岁开始训练她的独立,不管她的学习,让她自己上下学……可这一切不近人情的背后都是因为害怕……这一天,竟然还是这么早就来了。

跟女儿“交代后事”的时候,我没有哭,我尽量用最轻松幽默的表达告诉她,如果妈妈以后都不能管你,你遇到困难该怎么办。女儿也很平静,表现得就跟以往我教育她自立自强时一样。但,那天夜里她在梦里惊骇大叫。她极少做噩梦,多是在梦里笑出声来。彻夜未眠的我,赶紧搂住那个瘦小的身躯,喃喃道:“不怕不怕,妈妈在……”眼泪终于流下来。

原来,孩子,是你与命运之间的人质。18年前,第一次被命运宣判的时候,我是无所畏惧的,沮丧了半日,然后想着既然只有五到十年,那就向死而生,尽兴地活。于是把所有的情感放在学生身上,将所有的热情付诸工作。还带着学生粉丝团参加舞蹈比赛,在一百多名学生的簇拥下走上红毯,中间还邀请了部剧本……

清晨,护工推着我从病床去手术室,独自上路的我闭目冥想:人不都是孤单地来到这个世界,又子然离去的吗?可是,我还带来了一个孩子,一想到这儿,原本平静的心骤然狂跳。我带来一个孩子,可她那么小,若是没有了我,她该怎么办?命运,乞求你让我活得久一些吧!18年前的不羁,终于在今日臣服。

看到小娟状态明显改善,床上没气味,吃饭也正常,吃了药,思维不那么混乱了。大娟嘴上不说心里想,小娟可是个要好看的女人哪。小娟对大娟说:可惜再不能一道吃饭聚会了。以前的很多年,大娟小娟等一些初中同学每年四月AA聚餐,一年年过去,人数越来越少,近几年“四月约”停了。老的老,走的走,打个电话说几句话已经很好了。

孩子是我与命运之间的人质

王荣

从小区门口走到家,不过两三分钟,我却已经把后事都想好了。“小宝,吃完把碗洗掉”“明天回学校住宿,你自己理所有的东西,我不会再提醒你”……女儿11岁被我送去住宿时,大家都无法理解我的“狠心”,但今时今日,我无比庆幸一年前的决定。其实从上一轮侥幸逃离恶疾,又万幸拥有了女儿,我就一直用严苛的方式养育女儿,自两岁开始训练她的独立,不管她的学习,让她自己上下学……可这一切不近人情的背后都是因为害怕……这一天,竟然还是这么早就来了。

跟女儿“交代后事”的时候,我没有哭,我尽量用最轻松幽默的表达告诉她,如果妈妈以后都不能管你,你遇到困难该怎么办。女儿也很平静,表现得就跟以往我教育她自立自强时一样。但,那天夜里她在梦里惊骇大叫。她极少做噩梦,多是在梦里笑出声来。彻夜未眠的我,赶紧搂住那个瘦小的身躯,喃喃道:“不怕不怕,妈妈在……”眼泪终于流下来。

原来,孩子,是你与命运之间的人质。18年前,第一次被命运宣判的时候,我是无所畏惧的,沮丧了半日,然后想着既然只有五到十年,那就向死而生,尽兴地活。于是把所有的情感放在学生身上,将所有的热情付诸工作。还带着学生粉丝团参加舞蹈比赛,在一百多名学生的簇拥下走上红毯,中间还邀请了部剧本……

清晨,护工推着我从病床去手术室,独自上路的我闭目冥想:人不都是孤单地来到这个世界,又子然离去的吗?可是,我还带来了一个孩子,一想到这儿,原本平静的心骤然狂跳。我带来一个孩子,可她那么小,若是没有了我,她该怎么办?命运,乞求你让我活得久一些吧!18年前的不羁,终于在今日臣服。

因为,孩子,是你和命运之间的人质。手术醒来,命运给了我慈悲的结果。他知道,我从此会加倍敬畏,无比珍惜。

住宿一周的女儿,在自己去参加完比赛后,来到病房陪我。我没有说我的病痛,她也安静地写作业,做些照顾的琐事。临走时,她说:“妈妈,我可以跟你拍张照片吗?”我的眼泪,又流了下来。

